

文選

冊六

文選卷第五十七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誄下

潘安仁夏侯常侍誄一首

馬汧督誄一首

顏延年陽給事誄一首

陶徵士誄一首

謝希逸宋孝武宣貴妃誄一首

哀上

潘安仁哀永逝文一首

夏侯常侍誄一首并序

潘安仁

夏侯湛字孝若譙人也少知名弱冠辟太尉府

臧榮緒晉書曰湛早有名譽爲太尉掾

賢良方正徵仍爲太子舍人尚書郎野王令

臧榮緒晉書曰湛舉賢良對策拜郎中進補太

子舍人轉尚書郎出宰野王令

中書郎南陽相

臧榮緒晉書曰湛除中書侍郎出補南陽

相又曰秦王東武帝第三子

家艱乞還

毛詩曰未堪家多難余又集于蓼

頃之選爲

太子僕未就命而世祖崩

世祖武帝也穀梁傳曰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其崩何以在人

上故

天子以爲散騎常侍從班列也

天子惠帝也

春秋四十有九元康元

年夏五月壬辰寢疾卒于延喜里第嗚呼哀哉乃作誄曰

禹錫玄珪實曰文命

尚書曰禹錫玄圭告厥成功又曰文命敷于四海史記曰夏禹名曰文命

克明克聖

光啓夏政

尚書曰居上克明又曰克齊聖廣淵左氏傳宋向戌曰以偁陽光啓寡君

其在于漢邁勳惟嬰

漢書曰夏侯嬰爲太僕常奉車從擊項籍

思弘儒業小大雙名

班固漢書述曰世宗曄曄思弘祖業漢書曰夏侯勝

字長公少好學從夏侯始昌受尚書又曰勝從父兄子建字長卿自師事勝又曰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

顯祖曜德牧

克及荆

王隱晉書曰夏侯威字季權歷荆充二州刺史史記祭公謀父曰先王曜德不觀兵

父守淮岱治亦有

聲

王隱晉書曰威次子莊淮南太守毛詩曰文王有聲

英英夫子灼灼其雋飛辯摘藻華繁玉

振

孔融薦禰衡表曰飛辯騁辭班固答賓戲曰摘藻如春華孟子曰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

如彼隨和發彩流

潤淮南子曰隨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而富失之而貧禮記孔子曰夫玉溫潤而澤仁也如彼錦繡列素點絢

論語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人見其表莫測其裏

尚書大傳孔子謂子夏曰子見其表未見其裏法言曰或問聖人表裏曰威儀文辭表也德行忠信裏也徒謂吾生文勝

則史論語子曰文勝質則史心照神交唯我與子莊子子綦曰其寐也魂交論語子謂顏回曰唯我與爾有

是且歷少長逮觀終始孝經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子之承親孝齊閔參

漢書武帝詔曰孝子順孫願自竭以承其親論語子曰孝哉閔子騫

禮記公明儀問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君子之所謂孝者

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安能爲孝乎子之友悌和如瑟琴毛詩曰妻子好事君直合如鼓瑟琴

道與朋信心論語柳下惠曰直道而事人又雖實唱高猶賞爾音宋玉

對問曰曲彌高者其和彌寡曹植弱冠厲翼羽儀初升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

呂氏春秋曰征鳥厲疾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公弓既招皇輿乃徵左氏傳陳敬仲曰詩曰翹翹車乘招

我以弓范曄後漢書曰侯瑾內贊兩宮外宰黎蒸典引曰巡忠節允

著清風載興胡廣書曰建決央彼樂都寵子惟王左氏傳延陵季子曰決決乎大風也

我南都賦曰設官建輔妙簡邦良用取喉舌相爾南陽尚書帝曰龍

於顯樂都文

孔安國曰納言喉舌之官毛詩曰出納王命王之喉舌左氏傳祁奚曰惠訓不倦叔向有焉又逢滑曰國之乃眷北顧辭祿延喜孟子注德厚受祿德薄辭祿也余亦偃息無事

明時呂氏春秋田贊曰偃息之義則未之識疇昔之遊二紀于茲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遊二紀于茲尚書傳曰十年日紀

班白攜手何歡如之禮記曰班白者不提挈毛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居吾語

汝衆實勝寡論語子曰由居吾語汝慎子曰衆之勝寡必也人惡雋異俗疵文雅孔安國尚書傳曰疵

病也大戴禮曰天子不執戟疲楊長沙投賈曹子建楊德祖書曰楊知文雅之辭少師之任

漢書曰賈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謫去意不自得無謂爾高恥居物下子乃泯然變色易容

史記曰觀范雎之見王者羣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論語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為

仁由己匪我求蒙論語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周易曰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誰

毀誰譽何去何從論語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楚辭曰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莫涅匪緇莫磨

匪磷論語子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予獨正色居屈志申尚書曰正色率下雖不

爾以猶致其身論語周公謂魯公曰不使大臣怨獻替盡規媚茲一人

人國語史黯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否獻能而進賢毛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讜言忠謀世

祖是嘉

漢書成帝曰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聲類曰讜善言也

將僕諸皇奉轡承華

漢書曰太子家

有僕上林賦曰孫叔奉轡漢舊儀有承華廐

先朝末命聖列顯加

尚書曰道揚末命

入侍帝闈出

光厥家我聞積善神降之吉

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利慶左氏傳季梁曰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

宜

享遐紀長保天秩

尚書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

如何斯人而有斯疾

論語伯牛有疾子曰

斯人也而曾未知命

中年隕卒嗚呼哀哉

論語子曰五十而知天命中年猶中身也尚書曰文

王受命惟爾之存匪爵而貴

爵而貴無祿而富

甘食美服重珍兼味

臧榮緒晉書曰湛族為盛門性頗豪侈甘食美服窮滋極珍

臨終遺誓永錫爾類

毛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斂以時襲殯不簡器

臧榮緒晉書曰湛將沒遺命小棺薄斂不修封樹禮記曰延陵季子適齊長子死其斂以時服

漢書曰衣

誰能拔俗生盡其養孰是養生而薄其葬

漢書曰楊王孫家業千金厚自

奉養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終曰吾欲贏葬淮南子曰節財薄葬簡服生焉

淵哉若人縱心條暢

班固楊雄述曰淵哉

若人實傑操明達困而彌亮

既祖容體長歸周禮小喪供柩輅

車也周禮曰喪祝掌大喪祖飾棺乃載鄭玄

存亡永訣逝者不追鄭玄

毛詩箋云往矣訣別之辭論語子曰逝者如斯夫

望子舊車覽爾遺衣幅抑失聲迸涕交

文

選卷五十七

三中華書局聚

揮禮記曰內人行哭失聲家語公父文伯卒敬姜曰二非子為慟吾

慟為誰嗚呼哀哉論語曰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日往月來暑

退寒襲周易曰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

零露沾凝勁風淒急慘爾其傷念我良執禮記曰見父之執不謂之

退適子素館撫孤相泣毛詩曰適子之館兮撫孤羊前思未弭後感

仍集賈逵國語注積悲滿懷逝矣安及嗚呼哀哉

馬汧督誄一首并序

臧榮緒晉書曰汧督馬敦立功孤城為州司所枉死於囹圄岳誄之

潘安仁

惟元康七年秋九月十五日晉故督守關中侯扶風馬君卒嗚呼哀

哉初雍部之內屬羌反未弭而編戶之氏又肆逆焉傳暢晉諸公讚

年武庫火北地盧水胡蘭羌因此為亂推齊萬年為主杜預左氏傳注曰弭息也漢書呂后曰諸將與帝為編戶民雖王旅致

討終於殄滅毛詩曰王而蜂蠆有毒驟失小利左氏傳臧文仲曰君

况國俾百姓流亡頻於塗炭毛詩曰人卒流亡尚書建威喪元於好

時州伯胥遁乎大谿

王隱晉書曰

解系為雍州刺史又曰勃英以周處忠烈欲遣討氏乃拜為建威將軍又曰周處

解系與賊戰于六陌軍敗周處死之孟子曰勇士不忘喪其元左氏傳曰秦師夜遯

若夫偏師裨將之殞首覆

軍者蓋以十數

左氏傳韓子曰堯以偏師陷子罪大矣漢書曰大將軍霍去病裨將侯者九人漢書谷永上書曰齊客隕

首公門以報恩施史記齊使人說越曰韓之攻楚覆其軍殺其將

剖符專城紆青拖墨之司奔走失

其守者相望於境

東觀漢記韋彪上議曰二千石皆以選出京師剖符典千里古樂府曰出東南隅曰三十侍中郎四

十專城居解嘲曰紆青拖紫朱丹其轡漢書比六百石秦隴之僭輦以上銅印墨綬云剖符專城則青墨是也墨或為紫非

更為魁

輦姓也更名也漢書曰羌煎輦降東觀漢記曰既已襲汧而羌什長輦便然更蓋其種也尚書曰殲厥渠魁

館其縣

左氏傳曰凡師輕曰襲杜預曰掩其不備子以眇爾之身介乎重圍之裏率寡弱

之衆據十雉之城

十雉言羣氏如蜩毛而起四面雨射城中城中鑿

穴而處負戶而汲

漢書賈誼曰高帝功臣反者如蜩毛而起東觀漢記曰上入昆陽二公環昆陽城積弩射城矢如雨

下城中負戶而汲

木石將盡樵蘇乏竭芻蕘罄絕漢書李左車曰樵蘇後爨

也蘇取草也毛詩曰詢于芻蕘毛萇曰芻蕘薪采者也

於是乎發梁棟而用之芻的以鐵鑱機

關既縱礪而又升焉

言以鐵鑱繫木為機關既縱之以礪敵而又收上焉漢書曰匈奴乘隅下礪石又曰高城深塹

具藺石如淳曰藺石城上礪石也杜篤論都賦礪陳焦之麥柿廢枳

呂桷角之松說文曰桷創桷也用能薪芻不置人畜取給青煙傍起

歷馬長鳴古詩曰朱火然其中青煙颺其凶醜駭而疑懼乃闕掘地

而攻子命穴浚塹實壺鑼雷瓶瓶武以偵恥之墨子曰若城外穿地

井以薄城幕壘內井使聽耳者伏壘而聽審知穴處鑿內迎之東將

穿響作內焚穢猛火薰之潛氏殲焉崔寔四月令曰四月可羅穢

氏謂潛攻久之安西之救至竟免虎口之厄王隱晉書曰齊萬年帥

軍夏侯駿西討氏羌莊子全數百萬石之積文契書於幕府漢書音

孔子曰上幾不免虎口哉聖朝疇咨進以顯秩殊以幢蓋之制幢

將軍於幕中府因曰幕府聖朝疇咨進以顯秩殊以幢蓋之制蓋

將軍刺史之儀也兵書曰軍主長服赤幢而州之有司乃以私隸數

口穀十斛考訊吏兵以檜楚之辭連之禮記曰夏楚二物以收其威

檜古令大將軍屢抗其疏干寶晉紀曰梁王曰敦固守孤城獨當羣

寇管子曰民無恥以少禦衆載離寒暑莊子曰晉之善戰臨危奮節

保穀全城而雍州從事忌敦勳効極推小疵

周易曰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

非所以

褒獎元功宜解敦禁効

何假授言請解禁効而假授之以詔書遽許戴官也說文曰効法有罪也

而子固已下獄發憤而卒也朝廷聞而傷之策書曰皇帝咨故督守

關中侯馬敦忠勇果毅率厲有方固守孤城危逼獲濟寵秩未加不

幸喪亡朕用悼焉今追贈牙門將軍印綬祠以少牢

王隱晉書贈馬敦詔曰今追贈

牙門將軍印綬祠以少牢

魂而有靈嘉茲寵榮

范曄後漢書曰和帝追諡梁竦詔曰魂而有靈嘉斯寵榮

然絜

士之聞穢其庸致思乎

言絜士之聞己穢其庸致思以求生乎家語曰孔子登於豐山而嘆曰於斯致思無不至

矣若乃下吏之肆其噤害則皆妬之徒也

楚辭曰口噤閉而不言然則口不言心害之為噤害

也廣雅曰妬害也

嗟乎妬之欺善抑亦貿首之讎也

言嫉妬之徒欺此善士抑亦同彼貿首之讎也

戰國策甘茂謂楚王曰魏氏聽甘茂與樗里疾貿首之讎也

語曰或戒其子慎無為善言固可以

若是悲夫

淮南子曰人有嫁其子而教之曰爾行矣慎無為善曰不為善將為不善邪應之曰善且猶弗為况不善乎此全其

天器者也高誘曰器猶性也

昔乘丘之戰縣

玄賁奔

父甫

御魯莊公馬驚敗績賁

父曰他日未嘗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國人浴馬有流矢

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乃誅之

禮記曰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馬驚敗績公墜縣賁父曰他

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

漢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士之有誅自此始也鄭玄曰白肉股裏

明帝時有司馬叔持者白曰於都市手劍父讎視死如歸亦命史臣

班固而爲之誄

公羊傳曰仇牧聞宋萬殺君手劍而叱之何休曰手劍持拔劍也呂氏春秋管子曰三軍之士視死如歸

然則忠孝義烈之流慷慨非命而死者綴辭之士未之或遺也

班固漢書

贊曰自孔子後綴文之士衆矣

天子既已策而贈之微臣託乎舊史之末敢闕其文

哉乃作誄曰

知人未易人未易知

史記曰侯贏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

嗟茲馬生位末名卑西戎

猾夏乃奮其奇

尚書曰蠻夷猾夏孔安國曰猾亂也

保此汧城救我邊危彼邊奚危城

小粟富子以眇身而裁其守兵無加衛墉不增築焚焚羣狄豺虎競

逐

左氏傳富辰諫王曰狄固貪惓王又啓之說文曰杜林說卜者黨相詐驗爲婪力南切漢書張耳陳餘述曰據國爭權還爲豺虎又

曰魏其武安之鞏更恣睢潛跼官寺

呂氏春秋曰在上無道倨傲荒惡恣睢自用也楚辭曰意恣睢

以指摘史記李斯曰獨行怨睢之心漢書任

齊萬燄

呼闕震驚台

司毛詩曰進厥虎臣闕如虓虎又曰震驚後漢書曰匈奴諸張奐降聲勢猛烈毛詩曰百聲勢沸騰種落煽扇熾謝

川沸騰風俗通曰諸羌種落熾盛大為邊害旌旗電舒戈矛林植

形珠星流飛矢雨集五斯為一焉漢書曰鑪中鐵銷散如流星矢如

雨見上文惴惴士女號天以泣爾雅曰惴惴懼也尚爨麥而炊負戶以汲

累卵之危倒懸之急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孫息聞之求見曰臣

息以基子置下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危哉孟子曰馬生爰發在險彌

亮外詩曰賦政于精冠白日猛烈秋霜戰國策康雎曰聶政之刺韓

秋霜稜威可厲懦夫克壯漢書武帝報李廣曰威稜憚乎隣國孟子

壯其猷恩撫循寒士挾續左氏傳曰楚子伐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

蠹蠹犬羊阻衆陵寡漢名臣奏曰太尉應劭等議以為鮮卑隔在

寡潛隧密攻九地之下司馬兵法曰善守者藏於九地恆恆窮城氣

若無假王逸楚辭曰愜愜小息畏懼患禍者也昔命懸天今也惟馬

論衡曰夫命懸於魏明帝善哉行曰假氣游魂鳥魚為伍智解嘲曰雖其人之膽負命以

天吉凶存於時惟此馬生才博智瞻智解嘲曰雖其人之膽負命以

瓶壺則

靈結

以長壘

徐爰射雉賦注曰壘割也說文曰壘坑也七豔切

鍾未見鋒火以起炤薰

尸滿窟梧穴以斂

廣雅曰梧極也蒲溝切

木石匱竭箕稗空虛矚然馬生傲若

有餘

左氏傳晉邊吏讓鄭曰今執事擱然授兵登埤杜預曰擱然勁忿貌也擱與矚同下板切孔融薦禰衡表曰臨敵有餘

罟

的梁為礪柿

廢

松為芻守不乏械歷有鳴駒哀哀建威身伏斧質

周禮注曰

悠悠烈將覆軍喪器戎釋我徒顯誅我帥以生易死疇克

不二

漢書公孫瓚說梁王曰昔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義也春秋記之為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

聖朝西顧關

右震惶分我汧庾化為寇糧實賴夫子思蕃

模

彌長

蔡邕趙歷碑曰加以思謀深長

達於從政孔安國尚書傳曰蕃謀也

咸使有勇致命知方

論語子路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

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又子張曰士見危致命

我雖末學聞之前典

莊子曰末學古之人

有之東京賦曰所謂末學膚受

十世宥能表墓旌善

左氏傳曰宣子囚叔向祁奚聞之而見宣子曰夫謀而鮮過叔

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一不免其身以思

思

人愛樹甘棠不翦

左氏傳君子曰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也

矧乃吾子功

深疑淺兩造未具儲隸蓋鮮

尚書曰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孔安國曰兩謂囚證也造至也兩至具備眾聽其

入五刑之辭孰是勳庸而不獲免猾哉部司其心反側斷善害能醜正惡

直鄭玄毛詩箋牧人逶迤自公退食國語里革曰且夫君也者將牧人而正其邪毛詩曰逶迤逶迤

自公退食毛萇詩傳曰逶迤行可蹤迹也聞穢鷹揚曾不戢翼言聞穢必殞若鷹之揚若不戢翼而少留也毛詩曰

惟師尚父時惟鷹揚又忘爾大勞猜爾小利方言曰猜恨也苟莫開懷于何

不至則言人不開懷以相容慨慨馬生琅琅高致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志也廣雅曰琅琅

也發憤圉圉沒而猶眊嗚呼哀哉左氏傳曰荀偃伐齊卒視不可哈

如河乃安平出奇破齊克完史記曰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燕破齊

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東兵刃其角而灌脂束

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

而奔燕燕軍夜大驚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

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燕軍大敗駭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而齊

七十餘城皆復為齊襄王封田單號曰張孟運籌危趙獲安戰國策曰智伯

從韓魏兵以攻趙圍晉陽決晉水以灌之襄子謂張孟談曰士大夫

病吾不能守矣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

趙亡則君次之二君曰我知其然即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曰

夜遣人入晉陽趙氏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救水而亂

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氏軍而擒智伯智

伯身死國亡地分為三漢書高祖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汧人賴

文選卷五十七

七中華書局聚

子猶彼談單如何吝嫉搖之筆端

吝嫉謂有司貪吝嫉妬也論衡曰文吏搖筆考跡民事韓詩外傳曰

避文士之筆端

傾倉可賞矧云私粟狄隸可頒况曰家僕

周禮有蠻隸夷隸鄭玄曰征蠻夷所

獲也頒賦也頒與班古字通

剔子雙龜貫以三木

為督守及關中侯故雙龜也司馬遷荅任少卿書曰魏其大將

也衣赭關三木

功存汧城身死汧獄凡爾同圍心焉摧剝扶老攜幼街號巷

哭嗚呼哀哉

戰國策曰薛人扶老攜幼迎孟嘗君劉紹聖賢本紀曰子產卒國人哭於巷婦人泣於機

明明天子

旌以殊恩

毛詩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

光光寵贈乃牙其門司勳頒爵亦兆後昆

周禮曰凡有王者祭于大蒸死而有靈庶慰冤魂嗚呼哀哉司勳詔之尚書曰垂裕後昆

陽給事誄一首并序

沈約宋書曰永初三年索虜嗣自率眾至方城虜悉力攻滑臺城東北崩壞王景度出奔景度司馬陽贊

堅守不動眾潰抗節不降為虜所殺少帝追贈給事中尚書令傳亭議贊家在彭城宜即以入臺絹一百匹

粟三百斛賜給文士顏延年為之誄焉

顏延年

惟永初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宋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彭城陽君卒

嗚呼哀哉

沈約宋書曰高祖即位改元曰永初郡國記有東郡濮陽郡

贊少稟志節資性忠果奉

上以誠率下有方朝嘉其能故授以邊事永初之末佐守滑臺

東郡圖經

曰滑臺城即鄭之虞延

值國禍荐臻王略中否

潘岳陽肇謀曰將宏王略

司兗

沈約宋書曰司州漢之司隸校尉也武帝北平關洛置司州居虎牢又曰兗州後漢居山陽武帝平河南居滑臺

幽并

騎弩屯逼鞏洛

物理論曰幽州之騎冀州之弓勁悍之上

列營緣戍相望屠潰

關中詩曰列營基峙

屠謂誅殺其人也

漢書曰攻潁川屠之左氏傳曰凡民逃其上曰潰

奮其猛銳志不違難立乎將卒

之閒以緝華裔之衆

緝會聚也左氏傳孔子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

罷困相保堅守四旬上

下力屈受陷勅寇

史記李左車謂韓信曰情見力屈欲戰不拔左氏傳公子魚曰勅敵之人隘而不成列杜預曰勅強

也

士師奔擾棄軍爭免而瓚誓命沈城

達身飛鏃毛詩曰佻佻公

行貌

兵盡器竭斃于旗下非夫貞壯之氣勇烈之志豈能臨敵引義

以死徇節者哉

非有先生論曰引義以正身

景平之元朝廷聞而傷之有詔曰故

寧遠司馬濮陽太守陽瓚滑臺之逼厲誠固守投命徇節在危無撓

左氏傳曰師徒撓敗杜預曰撓敗也

古之烈士無以加之可贈給事中振卹遺孤以慰

存亡

鄭玄禮記注曰振收也

追寵既彰人知慕節河汴之閒有義風矣逮元嘉

廓祚聖神紀物光昭茂緒旌錄舊勳苟有概於貞孝者實事感於仁

明東觀漢記曰章帝壯而仁明末臣蒙固側聞至訓敢詢諸前典而為之誅其辭

曰

貞不常祐義有必甄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處父勤君怨在登賢左氏傳曰晉蒐于夷舍二

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

子成季之屬也故黨于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賈季怨

陽子之易其班杜預曰本中軍帥易以為左也使續鞠居殺陽處父

穀梁傳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為中軍將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

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盾賢夜姑仁

其不可襄公曰諾公謂夜姑曰吾使汝佐盾矣處父主境上之事夜

姑使人苦夷致果題子行閒左氏傳曰苦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

殺之也說文曰題名也漢書衛青曰非臣待罪行間之意忠壯之烈宜自爾先舊勳雖廢邑氏遂傳

左氏傳呂相絕秦曰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又衆仲曰胙之以土而命之氏邑亦如之杜預曰取其舊邑之稱以為族也公羊傳曰其稱

劉何以惟邑及氏自溫徂陽左氏傳劉子單子謂晉卻至曰襄王

邑氏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狐

續既降晉族弗昌言狐射姑續鞠居誅處父之後在晉之族不復昌

狐射姑賈季也之子之生立續宋皇毛詩曰之子于征拳猛沈毅溫敏肅良管子曰